

# 基于形而上学奠基概念的心理因果性问题重思

成晓杰

(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金在权认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会在心理因果问题上犯难。心理因果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非过度决定论题,即过度决定情形不可接受。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过度决定情形都不可接受,而只是系统性的过度决定情形不可接受,因为这些情形违背了节省原则;那些非系统性的、偶然发生的、自然界中极其罕见的过度决定情形可以被接受。金在权的排除论证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使用的随附性概念以及在随附性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随附性物理主义对心物关系的刻画,会同时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随附性概念只是刻画了心物之间的依赖关系,而没有说明这种依赖关系何以存在。相比之下,因分体论原则可以弥合物理与化学、化学与生物等不同层次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承袭分体论原则的形而上学奠基概念能够说明心物之间的形而上学依赖关系。而且,基于奠基概念理解心物关系,也可以填补心物之间的说明空缺,使人们不仅能够知道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之间存在共变关系,而且这种共变关系是可以解释并被理解的。本研究为理解心理因果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排除论证;非过度决定;非系统性原则;节省原则;形而上学奠基

中图分类号: B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4)01-0009-08

## 一、引言

心理因果性(mental causation)是我们的最基本常识,也是心灵哲学中的重要话题。简单来说,心理因果性是指心理属性具有因果效力,心理事件可以作为原因,引起其他的心理或者物理事件。因此,心理因果性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心理事件引起其他心理事件的心理-心理因果性(mental-mental causation),例如我的疼痛感导致了我的恐惧感;另一种是由心理事件引起物理事件的心理-物理因果性(mental-physical causation),例如我的疼痛感导致了我发出尖叫声。

心理因果性被否定,将会引发严重的后果。首先,常识崩塌。福多(Jerry Fodor)说,“如果我的欲望不对我的触碰负因果上的责任,如果我的瘙痒不对我的抓挠负因果上的责任,我的信念不对我说的话负因果上的责任……如果所有这些都不是这样的,那么我所有的信念几乎都是假的,这简直是世界末日。”<sup>[1]</sup>其次,自由意志(free will)和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将失去基础。人具有自由意志,表现在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如何去行动,如果心理因果性不存在,特别是心理-物理因果性不存在,那么我们的意愿将无法影响行动,更不用说自主选择。自由意志常常被视为道德责任的基础,没有了自由意志,也就没有了道德责任。最后,引发排除问题(exclusion problem)。否定心理因果性的依据之一是只有低层次的神经和肌肉活动才是行动的原因,而高层次的心理活动没有任何因果作用,即心理原因被生理原因排除。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依据相同的理由,生理层面的原因也将被更低层次的化学原因排除,而化学原因则进一步被物理原因排除。最终,包括化学、生物、地质、气象、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等所有高层因果性都将被排除。相应地,致力于研究这些因果关系的特殊科学(special sciences)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sup>[2]</sup>

收稿日期: 2023-08-31

作者简介: 成晓杰(1991—),男,湖北京山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目前,学界对心理因果性问题的处理方案无外乎两类,要么从因果关系入手,要么从心物关系入手。从因果关系入手的解决方案包括:产生型因果理论、自然法则因果理论、反事实因果理论、差异制造因果理论、干预主义因果理论等。从心物关系入手的解决方案有:实体二元论方案、取消主义方案、副现象论方案、突现论方案、还原的物理主义方案以及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方案等。总的来说,心理因果性问题留下了巨大的讨论空间,上述方案逐步呈现出细节化和技术化倾向,且其中某些方案卓有成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学界对因果关系和心物关系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了。不过,本文的目标不是对上述方案进行全面评述,而是站在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立场,借助分析的形而上学领域近年来被探讨较多的“奠基”概念,为心理因果性的保留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以挽救心理因果性为目标,本文将按照如下顺序展开论证。第二部分,重构金在权(Jaegwon Kim)版本的因果排除论证(causal exclusion argument);第三部分,指出金在权的论证前提中隐藏的两个原则,即非系统性原则(non-system principle)和节省原则(parsimony principle),并分析刻画心物关系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概念是如何同时违背这两个原则的;第四部分,引入形而上学奠基(metaphysical grounding)概念,并说明以这一概念来刻画心物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五部分,论证形而上学奠基如何能够避免同时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从而回应因果排除论证。

## 二、金在权的因果排除论证

因果排除论证是一系列相似论证的通称,这些论证往往采取不同的名称,例如因果闭合论证(causal closure argument)、过度决定论证(overdetermination argument)、随附性论证(supervenience argument)等。其中,以金在权的版本最为著名。

金在权的论证是在还原的物理主义(reductive physicalism)和非还原的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争论的背景下提出的。还原的物理主义认为,心理属性和事件可以还原(reduce)为物理属性和事件。<sup>[3]</sup>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则反对还原的可能性。金在权试图利用归谬法,从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认同的五个论题推导出矛盾,从而论证这一立场在心理因果性问题上站不住脚。这五个论题分别是:因果有效性(causal efficacy)论题、物理域的因果闭合性(causal closure of the physical domain)论题、非还原性(non-reductivity)论题、非过度决定(non-overdetermination)论题以及随附性论题。

因果有效性论题认为,心理属性具有因果效力,心理事件能够引起其它心理事件或物理事件。支持因果有效性论题的理由有很多。其一,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意味着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行动,即心理活动能够导致行动。其二,我们能够认识某些事物,意味着这些事物具有因果效力,并和我们之间发生了因果联系,哪怕是这种因果联系的链条很长。既然我们知道人类具有心理活动,那么这些心理活动显然具有因果效力,因为这些活动至少能够导致我们感知到它们。其三,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只有具有因果效力的事物才能够增强人类的适应性,显然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能够让我们更加适应环境,因此心理属性具有因果效力。

物理域的因果闭合性论题认为,如果一个物理事件在 $t$ 时刻有一个原因,那么该事件在 $t$ 时刻必定有一个充分的物理原因。<sup>[4]</sup>支持该论题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物理学所揭示的各种守恒定律,特别是能量守恒定律,表明任何相互作用的系统其总能量是恒定的。二是来自当代神经科学的证据,神经科学表明我们的行为是由神经过程引起的,神经过程可以分解为更基础的化学过程和物理过程,因此行为的原因最终是物理的。在神经过程之外,神经科学并没有找到其他可作为原因存在的要素。<sup>[5]</sup>

非还原性论题认为,心理属性和事件不能还原为物理属性和事件。支持非还原论题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根据同一性的不可分辨性原则,心理活动具有私密性、透明性、意向性、现象性和主体性等特点,但物理活动并不具备这些特点,而物理活动所具备的时空性、广延性以及公共可观察性等特点,也不为心理活动所具备。<sup>[6]</sup>二是根据多重实现论证,同一种心理事件可以被不同类型的物理事件实现,二者之间是

一对多的关系,例如疼痛既可以被人脑中的 C 神经激发活动实现,也可以被不具备 C 神经的其他生物的大脑活动所实现,因此心理事件不能被还原为特定种类的物理事件。<sup>[7]</sup>

非过度决定论题认为,除了那些真正的过度决定情形,任何一个事件都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及以上的、不同的充分原因。<sup>[8]</sup>所谓“过度决定情形”,是指某一结果存在两个彼此独立的、各自充分的原因。支持非过度决定论题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如果物理原因是充分的,那么心理原因就是非必要的;其二,额外的原因会在原有的原因之上进行叠加,原因的叠加会导致结果加倍,但通常来说行为结果并没有成倍出现,因此不可能存在物理原因以外的额外原因。

随附性论题认为,如果一个系统  $s$  在  $t$  时刻例示了一种心理属性  $M$ ,那么必定存在一种物理属性  $P$ ,使得  $s$  在  $t$  时刻也例示了  $P$ ;并且在任何时刻例示了  $P$  的系统也例示了  $M$ 。<sup>[9]</sup>用更加通俗的话来讲,心理属性总是随附于某种物理属性,心理事件的变化也总是随附于某种物理事件的变化;当物理属性和事件被固定下来,心理属性和事件也将被固定下来。杰克逊(Frank Jackson)将随附论题称为“最小物理复制品论题”,即任何现实世界的最小物理复制品都是一个完全的复制品。<sup>[10]</sup>

金在权认为,尽管上述五个论题都有各自成立的理由,但五个论题不能同时成立。具体推导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假定  $M$  和  $M^*$  都是心理属性,并且  $M$  引起  $M^*$ 。根据随附性论题,存在着某个物理属性  $P^*$  使得  $M^*$  随附于  $P^*$ ,这就意味着  $P^*$  的出现必定使得  $M^*$  出现。这样, $M^*$  的出现有两个不同的直接原因  $P^*$  和  $M$ ,即  $M^*$  被过度决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假设  $M$  引起  $M^*$  是通过  $M$  引起  $P^*$  完成的,这样一来, $M$  就成了  $M^*$  的间接原因。第二步,根据随附性论题, $M$  也随附于某个物理属性  $P$ 。由于  $P$  出现时  $M$  必然出现,因而  $P$  引起了  $M$ ,而  $M$  又引起了  $P^*$ ,因而  $P$  也引起了  $P^*$ 。因此, $P^*$  有两个不同的原因,分别是  $M$  和  $P$ 。根据非还原性论题, $M$  和  $P$  并不相同,再根据非过度决定论题, $P^*$  不是被过度决定的,因此  $M$  和  $P$  中必须有一个原因被排除。再根据物理域的因果闭合性论题, $P^*$  必然有一个物理原因,因而  $M$  引起  $P^*$  的因果效力被排除。由于第一步依赖于第二步,如果  $M$  无法引起  $P^*$ ,那么  $M$  也无法引起  $M^*$ 。这样一来,心理属性  $M$  既不能引起物理属性  $P^*$ ,也不能引起心理属性  $M^*$ ,因此心理属性不具备任何因果效力。<sup>[11]</sup>

为了保留心理属性的因果效力,金在权认为可以放弃非还原论的立场,转而拥护还原的物理主义立场:如果心理属性等同于物理属性,那么心理属性的因果效力就是物理属性的因果效力,心理属性的因果效力将得到保留。可以看出,金在权是通过否认非还原性论题来挽救心理因果性的,并最终走向了还原的物理主义。然而,因果排除论证中的每一个论题都有各自成立的理由,放弃任何一个论题都会付出违背直觉的代价。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本文将借助形而上学研究领域的奠基概念来刻画心物关系。这样处理有两点好处:一是不必通过牺牲掉任何一个论题来挽救心理因果性;二是奠基概念能够比随附性概念更好地刻画心物关系,因为奠基概念不仅刻画了心物之间的随附性关系,而且刻画了心物之间的说明关系。

### 三、随附性概念对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的违背

在心理因果排除论证中,一个关键的前提是非过度决定。过度决定大致描述了这样一种因果过程:一个结果是由两个及以上的、相互独立但各自充分的原因同时引起的。为了使讨论方便,接下来主要讨论原因数量为两个的过度决定情形。例如,两名没有任何联系的杀手同时向受害者开枪,两颗子弹同时击中死受害者的心脏,导致受害者死亡。

非过度决定论题将过度决定视为不可接受。然而,过度决定并非先天不可接受,导致过度决定不被接受的原因是,系统性的过度决定在自然界中是罕见的、巧合的。对此,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虽然在某些巧合的情形下会发生过度决定的情形,但这样的情形不会在自然界中普遍发生,例如两名杀手同时向受害者开枪导致受害者死亡的情形是十分罕见的,即便两名杀手同时接到命令并同时开枪;其二,与

过度决定相反的情形是,自然界中绝大部分事件都只是由一个充分原因引起的,如果在这个充分原因之外再加上其它原因,就会导致这些额外的原因无法被理解,而无法被理解的原因似乎没有保留的必要。对于非过度决定论题的以上两方面理解,可以分别称之为:

(1)非系统性原则:如果一个因果过程是过度决定情形,那么它必须遵循非系统性原则,即这样的因果过程在自然界中不可能普遍存在。

(2)节省原则:如果一个因果过程不是过度决定情形,那么它必须遵循节省原则,即在这样的因果过程中没有多余的、不可被理解的原因。<sup>[12]</sup>

可以发现,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是对非过度决定论题的精细化。如果现实中真的发生了过度决定情形,这并不是不能接受的,只要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发生即可;在大部分情况下,某一结果的充分原因只能是一个。也就是说,只要不同时违背这两个原则,并不会引发问题。例如,杀手案例虽然违背了节省原则,但并没有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因此是可接受的。而现实中大部分因果关系都违背了非系统性原则,但却遵循了节省原则,因此也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同时违背这两个原则,意味着像杀手案例这类事件经常发生,我们无法理解为何两名杀手总是能够如此巧合地同一时刻扣动扳机并杀死受害者,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无法理解某一事件总是能够如此巧合地同时被不同的充分原因所引起。

然而,以随附性概念来刻画心物关系,将会同时违背上述两条原则。随附性是一个具有广泛用途的概念,用来描绘高层属性和低层属性(如规范和自然、美和物理)、特殊科学和基础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在心灵哲学中,也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心物随附性论题,例如强随附性、弱随附性、全局随附性、局部随附性等等。以“强随附性”为例,所谓心理属性随附于物理属性,意味着对于每一个心理属性  $M$  而言,都存在着一组物理属性  $P_i$  使得:(1)必然地,如果  $M$  被例示,那么  $P_i$  中的某些成员就会被例示;并且(2)必然地,如果  $P_i$  中的某些成员被例示,那么  $M$  也会被例示。<sup>[13]</sup> 我们把所有主张用随附性概念刻画心物关系的观点称作随附性物理主义(supervenience physicalism)。对于随附性物理主义,需要注意两点:第一,随附性刻画的是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之间的必然化或共变关系,只是在现象的层面上描绘了心物关系,而没有对任何心物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回答;<sup>[14]</sup> 第二,随附性概念不具备说明功能,如果  $A$  随附于  $B$ ,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  $B$  来说明(explain)  $A$ 。<sup>[15]</sup>

随附性概念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导致随附性刻画的心物关系将同时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一般而言,过度决定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强过度决定(strong overdetermination),它不仅要求两个原因因果独立,还要求两个原因形而上学独立;一种是弱过度决定(weak overdetermination),它仅仅要求两个原因因果独立,但不要求两个原因形而上学独立。<sup>[16]</sup> 杀手案例就是一种典型的强过度决定情形:两颗子弹同时击中受害者的心脏导致其死亡,这两颗子弹的轨迹不仅因果独立,即相互之间没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且形而上学独立,即其中任何一方的存在都不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形,随附性概念所理解的心物关系都会同时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根据弱过度决定,同一个结果的原因只需要因果独立,不需要形而上学独立。因此,随附性概念所理解的心物关系符合这种弱过度决定的定义。然而,如果承认这是一种过度决定情形,那么心理因果必须遵循非系统性原则,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形在自然界中十分罕见。但问题是,我们一般相信行动既是由动机、欲望等心理属性决定的,同时也是被大脑中的神经活动等物理属性决定的,因此所有的行动都是被过度决定的,违背了非系统性原则。根据强过度决定,同一个结果的原因既需要因果独立,也需要形而上学独立。然而,随附性概念所理解的心物关系存在着形而上学必然联系,因此具备这种关系的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并不过度决定人的行动。也就是说,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决定行动,并不像两颗子弹同时击中心脏的情形那样罕见。如果是这样,那么心理因果必须遵循节省原则。然而,根据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的随附性关系,一旦某种物理属性被确定,相应的心理属性也就被确定,也就是说,在物理基础存在的前提下,心理属性是必然存在的。这样一来,行动在具有物理原因的同时,始终会伴随着一个心理原因,这似

乎违背了节省原则。因此,以随附性概念刻画心物关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心理因果排除问题。

#### 四、形而上学奠基刻画心物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与随附性概念相比,形而上学奠基概念刻画的心物关系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奠基(grounding)概念和说明(explanation)有关。最常见的说明有因果说明和逻辑说明,因果说明是通过因果机制将说明项和被说明项联系起来,逻辑说明则通过推理规则将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近年来,一种区别于因果说明和逻辑说明的形而上学说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形而上学说明叫奠基说明(grounding explanation)。<sup>[17]</sup>下面通过几个陈述对奠基概念进行简单说明。

- (1)集合{苏格拉底}存在,是因为这个集合的元素苏格拉底存在。(整体奠基于部分)
- (2)命题“苏格拉底是智慧的”为真,是因为苏格拉底是智慧的。(真值奠基于事态)
- (3)苏格拉底的生物生存状态是根据他的物理状态获得的。(高层状态奠基于低层状态)<sup>[18]</sup>

这些陈述涉及两个事实之间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有一些共同点。其一,这些事实之间不是同一关系,比如集合和元素不同,命题和事实也不同;其二,这些事实之间不是因果关系,它们不是通过因果机制联系起来的;其三,这些事实之间有一种说明关系。从形式上说,我们通常用“因为”“根据”“由于”等词语将不同的事实联系起来,这些词语通常用来连接说明项和被说明项;从内容上说,我们是在为一些事实提供一种关于“为什么”的说明,而不仅仅是对事实进行描述;其四,这些事实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asymmetry),即每一个陈述中都有一个更基础的事实和较不基础的事实,我们只能用前者说明后者,而不能反过来进行说明。形而上学家们把这种分属不同层次或范畴的事实之间的非同一、非因果的形而上学说明关系称为“奠基”。

##### (一)形而上学奠基刻画心物关系的可能性

以奠基概念来理解心物关系是可能的。梅剑华认为,奠基概念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于填补不同层次、范畴事实之间的空缺(gap)。<sup>[19]</sup>所谓空缺,包含两个方面:本体论上,不同层次、范畴的事实可以独立存在;认识论上,对其中一个事实的描述不能用来说明另一个事实。在心灵哲学领域,空缺主要存在于物理事实和心理事实之间。二元论者设想了各种思想实验来构造这个空缺,其核心思想是,物理事实和心理事实可以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而且对物理事实的描述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心理事实。这些思想实验之所以有一定说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思想实验中的情形(通常是物理状态出现而相应的心理状态没有出现)是可设想的/逻辑上可能的/不是被先天排除的(conceivable/logically possible/a priori open)。

谢弗(Jonathan Schaffer)认为,这样的空缺是普遍存在的,而不仅仅发生在心理-物理关系中。<sup>[20]</sup>以物理-化学关系为例,H、H、O三个原子并不必然构成H<sub>2</sub>O分子。首先,某种被称为虚无论(Nihilism)的观点是可设想的/逻辑上可能的/不是被先天排除的,这种观点声称不存在任何融合物,所有的事物都以原子的形式存在。如果虚无论的说法成立,那么H、H、O三个原子可能并不构成任何东西。其次,即便三个原子构成了某物,也不一定是H<sub>2</sub>O分子。这是因为,物理-化学之间存在着性质遗传(property inheritance),某些性质的遗传是晦暗的(opaque),例如混溶性(miscibility),即液体按照各种比例进行混合的能力。混溶性仅仅存在于分子层面,但不具备混溶性的原子如何形成具有混溶性的分子并不是很清楚。谢弗根据性质遗传的晦暗性设想了一种空无论(Zeroism),这种观点认为所有融合物都是副现象,它们本身并没有任何因果相关的属性,包括质量。假设质量这种性质只存在于原子层面,那么所有融合物都是零质量、没有加速度的,不占据空间位置,从而不受任何力的作用,这种空无主义情形同样是可设想的/逻辑上可能的/不是被先天排除的。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可设想性论证来证明心理-物理是可以分离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构造相似的可设想性论证来证明物理-化学是可以分离的。

然而在现实中,可通过形而上学奠基将物理-化学空缺填补。对于物理-化学空缺,我们往往并不热衷于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原子和分子之间的关系,而是以科学家提供的说明为准,科学家则用分体论原则

(mereological principle)来填补物理-化学关系之间的空缺。谢弗认为,分体论原则的存在使形而上学说明成为可能,正如自然律的存在使因果说明成为可能一样。水由两个H原子和一个O原子构成,这个结论实际上是经过两个步骤得出的。第一步,是从H、H、O到 $H_2O$ ,由分体论原则获得,第二步是从 $H_2O$ 到水,由概念分析获得。在谢弗看来,科学家使用的分体论原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奠基关系。因此,在物理-化学关系中,H、H、O三个原子构成 $H_2O$ 分子是形而上学必然的。如果物理-化学空缺可以被形而上学奠基填补,那么心理-物理空缺也应当能被形而上学奠基填补。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案例,表明心理-物理之间可以具有奠基关系。例如,医生声称,我头疼是因为我的大脑处于某种神经状态,建议我立即进行手术。此时,我可以和医生争辩说大脑的神经状态不能够说明我的头疼现象,并拒绝医生的建议。然而,因为这样的原因拒绝治疗是一种犯傻的行为。再如,我想要喝水,是因为我的身体处于缺水状态,这种状态被神经传递到我的大脑。虽然身体缺水和大脑处于特定神经状态之间是因果联系,但整个事实和我想喝水的欲望之间并不是因果联系,而是形而上学奠基关系。

所有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从感觉经验出发来探索客观世界的。可以说,科学家们默认了心物之间的奠基关系,科研活动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予以默认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历史上的科学家们通过温度、热量和分子运动等科学术语来说明冷热感受,如果这些科学术语指称的对象和主观的冷热感受之间存在空缺,即无法说明主观的冷热感受,那么所有的科学活动都无法开始,所有的主观感受都将无法被说明,我们也无法享受这些科学成果带来的实际利益。我们之所以很少像填补物理-化学空缺那样,用形而上学奠基来填补心理-物理空缺,一方面是因为对神经科学和脑科学领域的结论过于陌生,我们无知于某些物理事实和意识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科学还在发展,许多问题还没有定论。但是,实践上的尚未填补并不意味着原则上的不能填补。

总之,心理-物理关系和化学-物理关系的相似性使得以奠基概念刻画心物关系成为可能。首先,这两种关系都具备一种整体和部分关系,心理现象是大脑现象整体运作产生的结果,化学效应也是物理活动整体运行产生的效果。其次,两种关系都具备层次上的区别,一般认为心理活动的层次比大脑的物理层次高,类似的,物理活动也比化学活动处于更为基础的层次。再次,两种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在逻辑上都存在“空缺”,前文已有说明。最后,两种关系都具备说明关系,通过描述物理活动可以说明化学现象,通过描述大脑活动同样可以说明心理现象,例如我头痛是因为我大脑中的C神经被激活了。因此,如果形而上学奠基概念可以很好地刻画化学-物理关系,那么似乎也可以用奠基概念刻画心理-物理关系。

## (二)形而上学奠基刻画心物关系的必要性

用奠基概念理解心物关系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主要通过奠基和随附性概念的比较来体现。相较于随附性,奠基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非还原物理主义的核心思想。用奠基概念刻画心物关系的观点被称为“奠基物理主义”(grounding physicalism)。<sup>[21-22]</sup>奠基物理主义的基本精神包含两个方面:形而上学必然性和说明关系。在形而上学必然性方面,奠基物理主义和随附性物理属性的基本思想一致,心理属性奠基于物理属性,只要物理属性被确定,那么相应的心理属性也被确定。在说明关系方面,奠基物理主义说的是,某种心理属性的存在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基础的物理属性的存在之上的。很明显,与随附性物理主义相比,奠基物理主义具备了说明功能。例如,我们可以将一个和奠基有关的陈述“小明此时的头痛是奠基于小明此时大脑中的如此这般的神经活动”,转化为说明关系“小明此时感到头痛是因为此时小明的大脑中有如此这般的神经活动”。然而,如果我们用随附性来刻画头痛和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则不能获得这种说明关系。

说明功能的存在,使奠基物理主义能够准确刻画由非还原物理主义所认可的心物关系。在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看来,物理属性形而上学优先于心理属性,但很少有人认可数学属性优先于心理属性。然而,随附性概念并不能将物理-心理和数学-心理关系中存在的这种非对称性区分开来。对于用随附性刻画的心物关系来说,物理属性比心理属性更基础。用随附性概念同样可以构造出一种关于数学-心理属性的形

而上学关系,其中数学属性比心理属性更基础。例如,对于任何心理属性 M 而言,只要 M 被例示,则有某个数学属性被例示,比方说,如果我感到疼痛,那么必然存在命题“ $2+3=5$ ”。然而,数学属性和心理属性并不具备这样的形而上学优先性关系。相比之下,用奠基概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非对称性。根据奠基物理主义,一个心理属性被例示,那么必然存在某个物理属性,使得这个心理属性被例示的事实是奠基于物理属性被例示的事实,前者被后者说明。而数学属性和心理属性之间并不存在说明关系,不能用奠基概念进行刻画,因此二者谈不上形而上学优先性关系。

至此,用奠基概念来理解心物关系,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鉴于心理-物理关系和化学-物理关系多个方面的相似性,科学家可以用分体论原则填补化学-物理关系,哲学家同样可以用分体论原则填补心理-物理关系。另一方面,相比于随附性概念,奠基概念既能够刻画心物之间的形而上学必然性依赖关系,也可以对这一关系进行说明,因此符合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对心物关系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形而上学奠基概念有望成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回应心理因果排除问题的有效资源。

## 五、形而上学奠基概念对排除论证的回应

以形而上学奠基概念刻画心物关系的奠基物理主义,能够避免同时和非系统性原则以及节省原则相冲突。一方面,按照弱过度决定的理解,过度决定情形中的两个原因不需要形而上学独立。由此,奠基物理主义所理解的心物关系成为过度决定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奠基物理主义理解的心物关系必须遵循非系统性原则。但此时奠基物理主义和随附性物理主义一样,都不能说明这一点,这是因为心理属性奠基于物理属性意味着,只要物理属性被确定,那么相应的心理属性也被确定。也就是说,一个行动如果具有一个物理原因,那么它也总是具有一个心理原因。因此,奠基物理主义违背了非系统性原则。另一方面,按照强过度决定的理解,过度决定情形中两个原因必须形而上学独立,此时奠基物理主义理解的心物关系不是真正的过度决定情形,因而需要遵循节省原则。节省原则的直觉是,如果某些因果过程无法被理解,将会被取消。例如,我口渴的欲望导致我喝了一杯水,这个行动必须被很好地说明,否则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因果过程存在的必要。不过,在奠基物理主义框架下,心理因果并没有违背节省原则。事实“我的欲望导致我喝水”和事实“我的大脑神经状态导致我喝水”是一种形而上学奠基关系,可以用后者来说明前者。正是凭借着形而上学说明,奠基物理主义通过物理属性的因果效力对心理属性的因果效力进行了说明,能够得到说明的因果效力便没有必要排除。

事实上,自然界中许多不同层次、范畴的事物都具有奠基关系,这些事物有可能会引起同一个结果。例如,价值现象奠基于自然现象,如果用事实“他在完成这个行为的时候完全具有伤害他人的意向,导致我责备他”来说明事实“他的这个行为是错的,导致我责备他”。这样一来,我责备他既是因为他错了,也是因为他完成行为时具有伤人意向。再如,真值奠基于事态,事实“‘外面在下雨’为真,导致我穿上雨衣”奠基于事实“外面在下雨,导致我穿上雨衣”,我穿上雨衣既可以是因为我相信某人说的“外面在下雨”这句话为真,也可以是因为外面在下雨这一事态实际存在。在上述例子中,所有奠基关系刻画的基础性事实和非基础性事实都能够同时成立,非基础性的因果关系被基础性的因果关系说明,能够得到说明的因果关系并不会因无法理解而需要用节省原则予以排除。

心理因果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非过度决定论题。非过度决定论题认为,过度决定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过度决定情形都不可接受,而是系统性的过度决定情形不可接受,因为这些情形违背了节省原则;相反,那些非系统性的、偶然发生的、自然界中极其罕见的过度决定是可以被理解的,因此可以被接受。金在权的排除论证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使用的随附性概念,以及在随附性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随附性物理主义对心物关系的刻画,会同时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随附性概念在本质上只是刻画了心物之间的共变关系,而没有说明这种共变关系如何获得。这种没有得到说明的共变关系,正是造成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物理原因之外,总是还存在一个心理原因的理由。相比之下,形而上学奠

基概念具有一种说明功能,能够解释为什么心物之间总是具有形而上学依赖关系。奠基概念的说明功能,承袭的是科学家们普遍使用的分体论原则,这一原则可以弥合物理与化学、化学与生物等不同层次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同样可以继承这种方法论原则,基于奠基概念理解心物关系,并填补心物之间的说明空缺。如此一来,即便奠基物理主义违背了非系统性原则,但并不会违背节省原则。试图节省即去掉多余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原因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在奠基概念的基础上来理解的心物关系,不仅能够知道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之间存在共变关系,而且这种共变关系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此并不神秘。

总之,本文站在非还原的物理主义立场,借助形而上学奠基概念,为心理因果性作了辩护。当然,这样的处理并不一定十分完美。例如,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本身还面临很多其他问题;奠基概念在形而上学研究领域还处于研究起步阶段,这一概念是否能够用来解决心灵哲学以及其他领域中的更多问题;此外,其他各种理论对心理因果性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这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为理解心理因果性问题增添一种新的视角。

### 参考文献:

- [1] FODOR J A. Making mind matter more[J]. *Philosophical topics*, 1989(1):77.
- [2] WIMSATT W C. The ontology of complex systems: Levels of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s, and causal thickets[J].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4, 20: 207-274.
- [3] SMART J J C. Sensations and brain processes[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59(2):145.
- [4] CRANE T. Mental causation and mental reality[J].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92, 92: 185-202.
- [5] PAPINEAU D. The rise of physicalism[M]//GILLET C, LOEWER B. *Physic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6-30.
- [6] 彭孟尧. 人心难测[M]. 三联书店, 2006: 29.
- [7] PUTNAM H. Psychological predicates[M]//CAPITAN W H, MERRILL D D. *Art, mind, and religio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7: 436-437.
- [8] KIM J. *Supervenience and mind: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1.
- [9] DAVIDSON D. Mental events[M]//FOSTER L, SWANSON J W. *Experience and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207-224.
- [10] JACKSON F. *From metaphysics to ethic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 [11] KIM J. *Physicalism or something near enough*[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9-43.
- [12] CLARK M J, WILDMAN N. Grounding, mental causa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J]. *Synthese*, 2018(8): 3723-3733.
- [13] KIM J. *Mind in a physical world: An essay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and mental causatio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9.
- [14] 金在权. 50年之后的心-身问题[J]. 郁锋, 译. *世界哲学*, 2007(1): 44.
- [15] TIEHEN J. Physicalism[J]. *Analysis*, 2018(3): 537-551.
- [16] KROEDEL T, SCHULZ M. Grounding mental causation[J]. *Synthese*, 2016(6): 1909-1923.
- [17] FINE K. Guide to ground[M]//CORREIA F, SCHNIEDER B. *Metaphysical grounding: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7-80.
- [18] SCHAFFER J. Laws for metaphysical explanation[J].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s*, 2018, 82: 1-22.
- [19] 梅剑华. 奠基物理主义[J]. *学术月刊*, 2017(2): 58-60.
- [20] SCHAFFER J. The ground between the gaps[J]. *Philosophers' imprint*, 2017(11): 1-26.
- [21] FINE K. The question of realism[J]. *Philosophers' imprint*, 2001(1): 1-30.
- [22] SCHAFFER J. On what grounds what[M]//CHALMERS D J, MANLEY D, WASSERMAN R. *Metametaphysics: New essays on the foundations of ont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47-383.



## Difference and Bridging: Social Cognition of Hu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SUN Ruixuan, TAN Xiao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smooth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atGPT and human users relies on its internal language model, and in terms of specific semantic processing mechanism,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atGPT and human beings shows a kind of “predictive processing” process, in which the mutual cognition in hu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is a two-way predictive coupling. However, social cognition in human-human communication does not only rely on the operation of internal mechanism, but also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humans.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is independent and cannot be explained in the framework of individual mechanism. Cognitive results pro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are embodied, relational, and emergent, which makes the human-human communication a 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 process. However, ChatGPT’s communication with human beings is not embodied, but completely relies on the operation of internal model mechanism, therefore, its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only a one-way recognition of the meaning given by human beings, and what is provided to the users is only a kind of pan-situational, intellectualized and empirical response. If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want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t is not enough to improve the machine unilaterally close to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among humans, but also necessary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Th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of machin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ng with human beings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connotation and boundaries of social cognition, so we should look for a way out for the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in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Key words:** ChatGPT; hu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predictive processing; social cognition; 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

(责任编辑: 傅游)

(上接第 16 页)

## Mental Causation Based on Metaphysical Grounding

CHENG Xiaojie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Jaegwon Kim, non-reductive physicalism is problematic in terms of mental causation. One of the cruxes of mental causation lies in the non-overdetermination thesis, that is, the overdetermination is unacceptable. However, not all overdetermination cases are unacceptable, but systematic overdetermination cases are unacceptable because they violate the parsimony principle. On the contrary, cases of non-systematic, accidental overdetermination, which are extremely rare in nature, can be accepted. The power of Jaegwon Kim’s exclusion argument lies in its use of the concept of supervenience and its characterization of mental-physic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upervenience physicalism, which would violate both of those two principles. This is because the concept of supervenience only describes the dependence between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 but does not explain why this dependency exists. In contrast, the concept of metaphysical grounding has an explanatory function, which can explain the metaphysical dependence between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 The explanatory function of the grounding concept inherits the mereological principle commonly used by the scientists, which can bridg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properties, such as physical and chem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tc. Understanding the mental-physical relations based on metaphysical grounding can also fill the explanatory gap between 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 and we can not only know that there is a dependence between ment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but also that this dependence can be understoo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ental causality.

**Key words:** exclusion argument; non-overdetermination; non-systematic principle; the parsimony principle; metaphysical grounding

(责任编辑: 傅游)